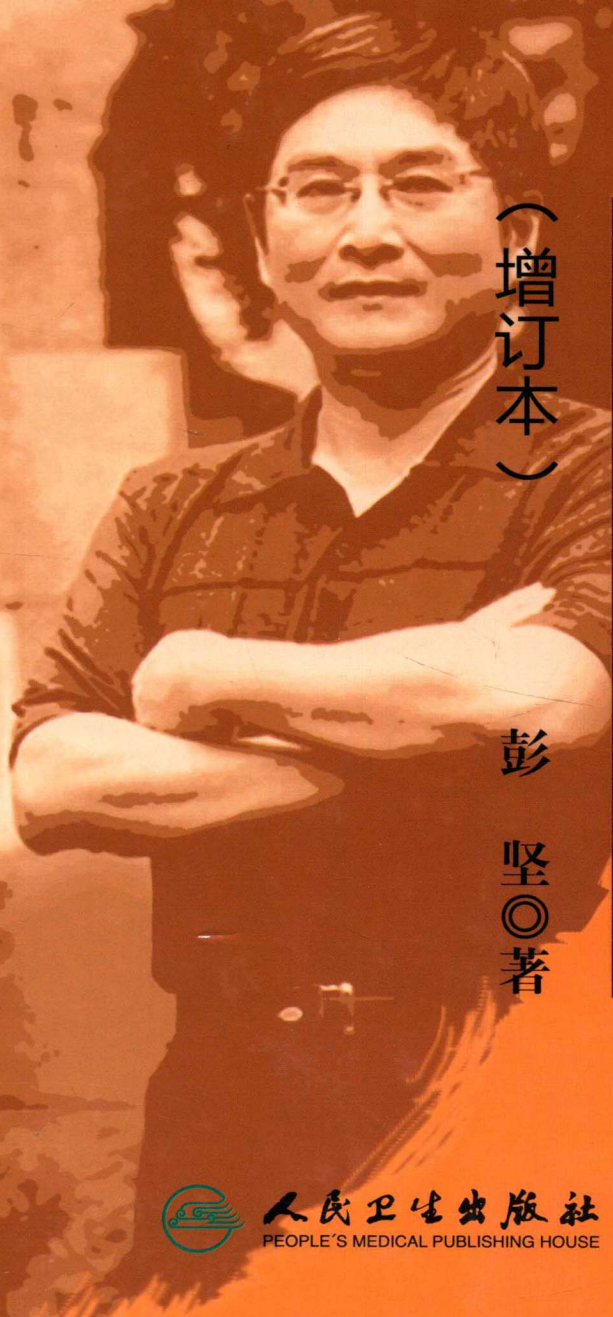


我是铁杆中医

——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

(增订本)

彭
坚◎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我

是铁杆中医

——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

(增订本)

彭坚◎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铁杆中医：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 / 彭坚著.
—2 版 (增订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ISBN 978-7-117-18574-5

I. ①我… II. ①彭… III. ①中医学 - 临床医学 - 经验 -
中国 - 现代 IV. 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1489 号

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
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 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 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是铁杆中医

——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增订本)

著 者：彭 坚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010-59787592 010-59787584 010-65264830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35 插页：4

字 数：829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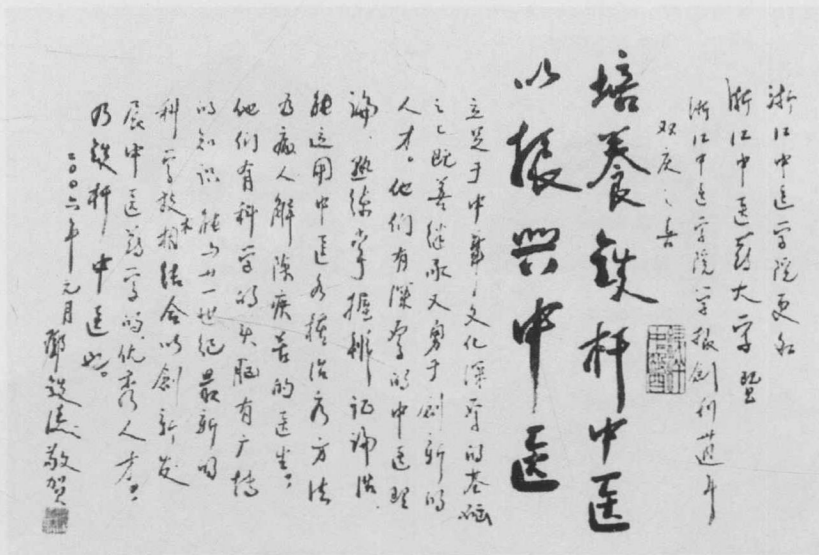
201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总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18574-5/R·18575

定 价：98.00 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 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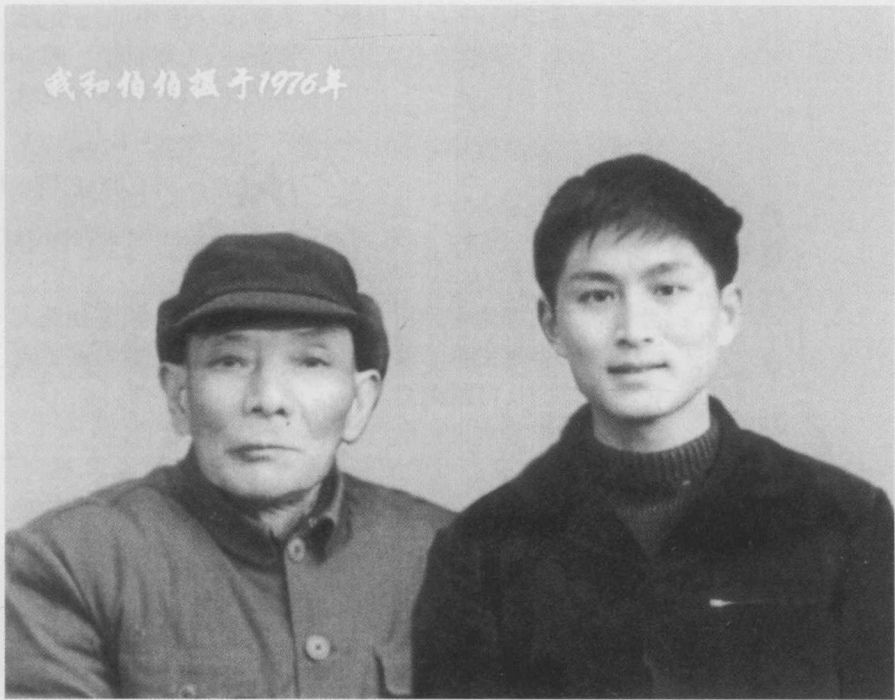
培养铁杆中医以振兴中医

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之上暨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才。他们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医生;他们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二十一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医**也。

邓铁涛 2006年1月7日

本文是邓铁涛教授对自己提出的“铁杆中医”作出诠释。刊登于2006年2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头版。

国医大师邓铁涛关于铁杆中医的题词(2006年1月7日)



作者与启蒙老师彭崇让摄于 1976 年



作者与国医大师邓铁涛合影
(2008年12月6日)



作者与国医大师朱良春合影
(2010年8月25日)

彭坚同志：您好，感谢您
以大作《我是铁杆中医》
为蓝本，承蒙您厚爱，
书后送予中医同道，以表
衷心。本人亦一向热爱
中医，自入行以来，始终
深知喜做喜甚。该
大作则更使中医同道
之名实相符，深感
强烈的祝贺。今日
之形势，确实大起之
转机，中医同道之
期中，望之殷切。有
日矣，希望您继续
努力，再接再厉，
是所厚望。尚爱祝
冬安
二〇一一年七月

彭坚同志：您好，廿世明就
中书，昨天送来台历及杂志
俱备，谢之。您对书的信任，但
过誉，不敢当耳。大作及
书义，幸评。已读，大作
内容丰富，令人受益匪浅。但
您真是
真正的
铁杆中医
请接受我
衷心的祝愿！
复祝
春安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
朱良春

· 国医大师邓铁涛来信、题词（二则）

彭坚同志：承蒙您厚爱，将《我是铁杆中医》一书
寄予我，深感荣幸。该书不仅是一本理论著作，更是一本
实践著作，且通俗易懂，是中医同道必读之佳作。本人
亦一向热爱中医，自入行以来，始终深知喜做喜甚。该
大作则更使中医同道之名实相符，深感强烈的祝贺。今日
之形势，确实大起之转机，中医同道之期中，望之殷切。
有日矣，希望您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是所厚望。尚爱祝
冬安
二〇一一年七月

彭坚教授
彭铁杆医
坚不可摧才
医海育人以
授人以渔
济世仁怀
兴人齐欢
九豆朱良春
题词

· 国医大师朱良春来信、题词（二则）



在央视 10 台健康之路做中医节目(2011 年 7 月 13—14 日)



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做讲座
(2009 年 7 月 26 日)



在门诊部看病



我是铁杆中医

山东中医药大学 祝世讷

阅读彭坚教授的《我是铁杆中医》，有一种期盼多年而难得的欣喜——终于看到了一位现代式铁杆“纯中医”的范例。早在30年前，我就对于教过的每一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都郑重地提出过一项建议和希望——博学多才，做个“纯中医”，在未来世纪里将是“国宝”。但是，各种潮流和时髦在冲击，各种条件在诱惑和制约，在今天要做一个“纯中医”越来越难。

中医传统的成才之路是家传、师承、自学、临证，彭坚教授从这种传统道路上走来，又接受了现代式的中医规范化教育，但其传统的根底没有被“现代规范”所扭曲，没有被各种潮流和时髦所动摇，相反，他用西医和现代科学的多种新知，来灌中医之根，固中医之本，从比较中认清中西医之别，领悟中医之“纯”的价值、优势、必由，炼得中医之心铁、道铁、术铁。彭坚教授以亲身实践证明，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培养和成长为“纯中医”，并且可以用现代科技条件把“纯中医”锻造得更铁。

在西医东渐之前，中医“纯”了几千年，只是近百年来，因为西医进到中国，才在中国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形成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西医自然要发展“纯西医”，中西医结合则要把中医和西医统一起来，那么，中医要不要像西医发展“纯西医”那样，坚持和发展“纯中医”？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有些人否定中医的自主发展，反对发展“纯中医”，这不像“废止旧医”、“远离中医”那样公开地取消中医，而是在从内部瓦解中医。奇怪的是，中医界的有些人也持这种观点，使人不能不问，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中医，难道糊涂得迷失了自我。

近50年来，关于中医在当代条件下如何发展，在指导思想、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战略性的偏差或失误——模糊甚至背离了中医的自主发展之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医的发展合并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去，出现了两种时髦。一是学术研究搞“以西解中”——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来验证和解释中医，有些较为表浅的内容被西医化，而那些基本的核心性内容根本不能做这样的验证和解释，近年来立项的几个重大课题几乎都无果而终，事实证明了中西医“不可通约”，证明了向中医掺杂掺不进去，不能掺杂就必然是纯的。二是临床防治搞“衷中参西”——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互参，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并用。许多中医师不以中医特色为本，反以“中医不丢，西医不低”为豪，搞亦中亦西、半中半西，实则不中不西；有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搞西医辨病中药治疗、西医之病中医辨证分型治疗、中西医诊断互参中西药并用治疗；有些中医专科把中西医结合作为特色，专攻某某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些中医院把“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列为办院宗

旨,甚至加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牌子。有人立志要搞中西医结合,应当支持;但是,有些人却在以中医之名,务中西医结合之实,说当代中医就是这个搞法,这就把事情搞乱了,把思想搞乱了,把方向和道路搞乱了。这种做法至今有增无减,许多人乐此不疲,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过是20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浮躁,是在历史洪流的潮头上翻滚的泡沫和垃圾。应当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这些漂浮物,而是沉在潮头之下的深流。

为了纠正这种不健康的混乱态势,人们才提出要坚持和发展“纯中医”。所谓“纯中医”,就是不掺杂西医、未与西医混合的中医,就是原汁原味、不掺杂、不变质、不异化的“纯正”、“纯真”的中医。“纯中医”之“纯”有两个重点:

第一,经典学术要纯真。原版的、本义的中医学术要原原本本地、不走样地保持,可称之为经典中医学。不能用西医的知识和方法,把经典中医学术验证、诠释的掺杂、变质、异化,更不能“解构”、“重建”。要把纯真的经典中医学术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学到原版的、本义的经典中医学,而不是把掺了杂、变了质的东西当作中医学传给后代,以讹传讹。中医历来主张博采众方,现代发展更要借他山之石,中医学术的纯真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要吸收、同化,为中医所用,推动中医的突破和创造,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医学。现代中医学是中医学的现代发展阶段,它以经典中医学为基础,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条件,研究和揭示新规律,创立新理论,形成新体系。现代中医学是中医独立自主地创新和发展的成就,绝不是对经典中医学进行的西医式验证和诠释,绝不是中西医两种理论的混杂。

8

第二,辨证论治要纯真。辨证论治不纯、不真、不准,是目前严重束缚中医临床疗效的一大瓶颈,限制着中医特色和优势的发挥。有些中医师学识很丰富,但不善辨证论治,或虽讲辨证但是不纯、不真、不准,嘴上千百良方,手下辨证茫茫,举方难应其证,效如隔靴搔痒。病人们日益厌倦了那种亦中亦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把式,欲求纯正的辨证论治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当非典流行、甲型H1N1流感到来时,人们特别怀念50多年前的蒲辅周们那一代中医大家,希望中医真正拿出过人的杀手锏。“纯中医”并非要中医师只懂中医,其他的一概不要学。不,中医历来讲究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当代的中医师需要或应当懂得西医、中西医结合等,但是,纯正的辨证论治是第一位、核心的,是立身看家的本事,要将西医、中西医结合的知识和方法服从和服务于辨证论治,通过比较研究使辨证论治更纯、更真、更准,特别要靠纯、真、准的辨证论治解决医疗难题。

坚持和发展“纯中医”不是什么门派之争,而是一种客观规律。因为,中医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其基本理论和实践包含着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发明,但都远在西医的视野之外,西医迄今无法企及、无法理解、无法研究。人们用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希望将中西医汇通、结合,结果是“汇”而不“通”、“结”而难“合”,实践证明中西医“不可通约”。“不可通约”就是“纯”,中医无法不纯,不能不纯,不纯也得纯。坚持和发展“纯中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不论绕多少弯,都要走上这条必由之路。

弗·培根当年曾说:“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不要再枉费劳动去兜圈子了,中医的自主创新和现代发展,应当从坚持和发展“纯中医”这个基础上开拓。

憾于未曾与彭坚谋面,但读其书深于见其面,趁大作再版,应约坦言为之序,以寄厚望。江山代有人才出,一批又一批有胆有识的纯正中医,一定会冲破各种羁绊成长起来,把纯正的中医学术、纯正的辨证论治坚持和发展下去,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把纯正、纯真的中医贡献给世界人民。

祝世讷

2009年6月16日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六年回眸

《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于2007年11月中旬问世,一晃已经将近六年多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取到人民卫生出版社赠送的18本样书后,除了留给自己一本外,其余悉数送给了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2007年11月底,第一批书运抵长沙,我陆续赠送给一些同行好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何奔婷博士收到赠书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广州正在召开老中医传承拜师大会,全国名医汇集羊城,让我赶快寄给她30本书,由她代赠给与会的各位名老中医。

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竟然是国医大师、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老奇的。一看来信日期,更令我吃惊不小,写于2007年12月4日。这说明朱老在广州得到我的书后,从读书到写完信,用了还不到三天时间。特别是在信的结尾说道:“我不喜欢好讲空话,不做实事的人,我愿意与务实的人交朋友,您也算是一位吧,您以为如何!”这一发问,让我受宠若惊,老人家对后辈关爱鼓励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国医大师、中医教育家邓铁涛老的来信写于2008年元月15日,寄到了北京我的学生傅俊英博士那里,托她转交给我,因为拙著是由傅博士送给他的。后来得知邓老写信时还在病中。邓老以诚挚的真率指出:“我提倡要推‘铁杆中医’以振兴中医,有人不以为然,你却以之为荣,幸得知音故喜甚。”邓老、朱老还嘱托河北中医药研究室的曹东义教授,特地为拙著写一篇书评,曹教授三易其稿,最后以“大道不孤,德必有邻”为题,发表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在中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8年12月6日,我应广州中医药大学“仲景学术研究会”李耀美教授的邀请,给“经典与临床”第七期学习班学员授课,课后由广东省中医学会儿会长金世明教授引领,见到了钦慕已久的邓老。邓老肯定了我《科学》杂志上的三篇系列文章写得不错,嘱咐我继续在《科学》杂志上为中医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医,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邓老对金秘书长说:“能不能请彭坚来给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士讲一讲‘什么是中医’呢?”遗憾的是,邓老的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其中之一,责任在我。我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在给《科学》杂志撰写第三篇文章《当代中医的反思》之前,感觉有些问题把握不准,就把初稿寄给邓老、朱老求教,请他们为论文中的重大问题把关。邓老仅就其中的一句话,即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指出锋芒太露,不利于团结;妻贤证明,邓老的考虑是有远见的。我至今愧对邓老,因为始终没有大气候、大智慧,写出像老人家所期待的这篇大文章。

邓老出生于1916年11月,按照中国祝寿的传统习惯,是“男敏进”,老人家刚过93岁不欠。我特意在长沙韶山挑选了齐白石老人于93岁画的一幅“千年寿桃”湘绣送给老人家,作为见面礼,以表示湖湘中医学子对邓老的敬意。

增订本前言

六年回眸

《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于2007年11月中旬问世，一晃已经将近六年多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取到人民卫生出版社赠送的18本样书后，除了留给自己一本外，其余悉数送给了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2007年11月底，第一批书运抵长沙，我陆续赠送给一些同行好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何弈婷博士收到赠书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广州正在召开老中医传承拜师大会，全国名医汇集羊城。让我赶快寄给她30本书，由她代赠给与会的各位名老中医。

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竟然是国医大师、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老寄的。一看来信日期，更令我吃惊不小：写于2007年12月4日。这说明朱老在广州得到我的书后，从读书到写完信，用了还不到三天时间。特别是在信的结尾说道：“我不喜欢好讲空话，不做实事的人，我乐意与务实的人交朋友，您也算是一位吧，您以为如何！？”这一反问，让我受宠若惊，老人家对后辈关爱鼓励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国医大师、中医教育大家邓铁涛老的来信写于2008年元月15日，寄到了北京我的学生傅俊英博士那里，托她转交给我，因为拙著是由傅博士送给他的。后来得知邓老写信时还在病中。邓老以惯常的直率指出：“我提倡要靠‘铁杆中医’以振兴中医，有人不以为然，您却以之为荣，幸得知音故喜甚。”邓老、朱老还嘱托河北中医药研究院的曹东义教授，特地为拙著写一书评，曹教授三易其稿，最后以“大道不孤，德必有邻”为题，发表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在中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8年12月6日，我应广州中医药大学“仲景学术研究会”李赛美教授的邀请，给“经典与临床”第七期学习班学员授课，课后由广东省中医学学会秘书长金世明教授引领，见到了钦慕已久的邓老。邓老肯定了我《科学》杂志上的三篇系列文章写得不错，嘱咐我继续在《科学》杂志上为中医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医：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邓老对金秘书长说：“能不能请彭坚来给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士讲一讲‘什么是中医’呢？”遗憾的是，邓老的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其中之一，责任在我。我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在给《科学》杂志撰写第三篇文章《当代中医的反思》之前，感觉有些问题把握不准，就把初稿寄给邓老、朱老求教，请他们为论文中的重大问题把关。邓老仅就其中的一句话，即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指出锋芒太露，不利于团结。事后证明：邓老的考虑是有远见的。我至今愧对邓老，因为始终没有大气魄、大智慧，写出他老人家所期待的这篇大文章。

邓老出生于1916年11月，按照中国祝寿的传统习惯，是“男做进”，老人家刚过93岁不久。我特意在长沙绣坊挑选了齐白石老人于93岁画的一幅“千年寿桃”湘绣送给老人家，作为见面礼，以表示湖湘中医学子对邓老的敬意。

我第一次见到朱老则是在2010年8月25日,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南通拍摄纪录片《国医大师》,朱老特地吩咐摄制组,接我到南通参加他那一集的拍摄。朱老设家宴款待,促膝交谈,情同父子。几年来,朱老与我的书信往来不断,我每有成文的心得体会,总是不忘寄给朱老看看;当我遭遇挫折和打击,情绪低落时,总是愿意找朱老倾诉。而朱老则或写信,或题词,或写成条幅,极力开导我:不必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中医的光明前途。我多次听到周围的同事们讲到:他们在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颇感意外地从朱老口中听到我的名字。无论是在深圳李可老中医学术经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北京风湿病年会上,或是在同济大学讨论中医的学术会议上等等,朱老总是利用自己讲话的机会推荐我的著作,他曾多次自己掏钱购买拙著送给他的门人、朋友,购书的总数量不下数十本。为这次拙著的再版,他特意撰写了条幅相贺,以资鼓励。这一切都令我既感动,又忐忑不安,虽然这应当看作是朱老对所有中医后辈的一种鞭策、激励,但作为我个人:一个中医界的小人物,总是觉得做得不够,深感内疚,担当不起邓老、朱老的厚爱。

两位长者的睿智、博学、幽默、开朗、和蔼,高尚的人格魅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中医事业的高度关注、一往情深,对中医后辈的热情扶助、不遗余力,都令我终身难忘。首届国医大师们的评定,使得当代中医事业有了擎天柱,他们的健康长寿,是中医后辈的福气!

拙著是在近年来中医事业跌宕起伏的波涛中应运而生的,因为高举邓老所提出的“铁杆中医”旗帜,引起了社会各界瞩目。中国科学界在时刻关注着中医动向。就在拙著刚刚出版后几天,《科学》杂志编辑部即与我约稿,并迅速在《科学》2008年第一期、第二期、第四期,以显著的位置,连续刊登了我的三篇论文。安排足够的空间,让我畅所欲言地阐述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的科学方法、当代中医的反思等。在我的朋友中,第一个读到这些文章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教授,他在省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读到这三篇文章后,特意来门诊部告诉我。

文学界最早关心中医事业的,是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这位当代著名作家中的思想者,长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早在10多年前,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将我的一篇准备在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演讲稿,推荐发表在《天涯》杂志2001年第6期上,题目为《中医:一个实践者之路》。记得当我接到一个家乡口音的陌生电话,询问稿费寄到哪里时,才知道是这个大作家亲自打来的。2008年11月13日,我接到韩主席的邀请,给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们作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分儒、道、佛、医,各请一人主讲,我先讲中医。前任海南省作协主席蒋子丹,特意从广州赶到三亚,为我主持讲座。我们坐车从海口到达三亚,已是晚上7点钟了,8点开讲,到10点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有作家来告知:“昨夜无人入眠!”许多人读书到半夜,被拙著中的深深忧虑所感染。他们鼓励我:不要泄气,我们都是中医的粉丝!蒋子丹就是一个中医的“铁杆粉丝”,她天资聪颖,无师自通,偶尔开方,时或命中,欣然自得,被圈子里人封为“健康顾问”。听我讲到“秀才学医,笼里捉鸡”时,兴致更加高涨,执意拜我为师,要到百草堂来跟诊。会后,她真的到长沙来设宴拜师了。后来,她还参加过中医高层论坛会,与中医界许多名流结成了朋友,了解到了中医界的各种复杂情况。为了给中医事业助威鼓劲,蒋子丹曾打算借助文化名刊《天涯》杂志的平台,邀请学界关心关注中医事业的学者,以及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医的现状与未来进行研讨。经过几番磋商之后,

感觉时机尚不成熟,只得按下不表。但她自己仍痴心未改,一直在为写一本与中医有关的书稿做准备。

此后,2009年6月15日,在上海作家潘肖珏教授的引荐下,我在上海普陀区的《名家课堂》为西医作了一次讲座,题为“中医: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活化石”;2009年7月13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图书馆馆长余子牛研究员的安排下,我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坛》的龙岗区图书馆做了一次题为:“我是铁杆中医——兼谈中医的养生保健”的讲座;2011年4月28日在长沙快乐老年报《养生学堂》、2011年7月23日在湖南省博物馆《湖湘国医大讲坛》、2012年在全国交通银行为期两年的《养生保健万里行》等,我先后进行了多次讲座。特别是在湖南民达医药公司的策划下,我于2008年到2009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湖南、江西的十几个县市为基层第一线中医师,举办了二十多场介绍个人临床经验的专题讲座。2011年4月、12月,在孙光荣教授的邀请下,我分别到杭州、广州,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班”学员,作了两次讲座。以上所有讲座的主要素材,都取自《我是铁杆中医》一书。

近年来,中医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曲折与艰辛,一直受到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早在有人试图通过网络联名取消中医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年,即2005年初,新华社记者汤延娟就中医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了我,以及邓铁涛、吉良辰、贾谦等几位中医界前辈,她以极度忧虑的笔触发问:“中医中药,何时走出现实的困境?”以此为标题的评论文章,刊登在《半月谈》2006年第21期上。而恰逢其时,取消中医的网络风波骤然掀起了!由于这次风波的源头在湖南,这位始终关心家乡动态的记者,很快打电话给我,询问湖南中医界的反响。得知我同熊继柏教授已经在第一时间写出文章反驳,及时刊登在10月份的《中国中医药报》上时,她由衷地感到欣慰。并且告诉我:中央领导是坚定支持中医事业发展的,对这种兴风作浪的人要痛击,但不要给他们炒作的机会。拙著在出版前后,也一直得到她的关心、鼓励与支持。

拙著引起中央电视台的注意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央视10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组的年轻导演李抒忽然打电话来,问我对于藿香正气丸、逍遥散等千古名方有何心得?作为常年从事医学史教学的老师和临床医生,我当然熟悉不过,遂对其一一进行解答。没有想到摄制组第二天扛着摄影机,说来就来了。猝不及防,随意找到一个茶馆作为拍摄场地之后,我在聚光灯下如数家珍地将历代名方介绍了五六个小时。7月份试播3集,反响尚好。等到计划中的6集拍完,已经是12月份了。我建议加拍1集,因为千古名方的源头不在宋代,而在汉代,是《伤寒论》的经方。可以选择“小柴胡汤”作为主拍内容,既能够展现古代中医治疗流感的伟大成就,又极具现实意义。等到建议被采纳,离计划播出的春节期间只有20多天了。在借用我所在的湖南中医药大学1105阶梯教室,请校宣传部工作人员丁光明老师帮忙拍了几个镜头之后,我便匆忙赶赴北京。央视10台《健康之路》栏目组的负责人吕芸亲自出面招待,谈到了找我来做节目的过程:他们非常关注中医发展的动态,很想帮中医说话,但总觉得中医概念不易讲清楚,又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她在详细读过《我是铁杆中医》之后,对书中“学术篇”的一系列观点非常赞同,决定邀请我参加拍摄。这一年春节期间的7天,央视10台《健康之路》每天晚上6点半,播出一集《千古名方》,创下了不俗的收视率。2011年7月,《健康之路》又邀请我作为改版后的第一个中医嘉宾,拍摄《中医看过来:小孩发烧感冒咳嗽》。摄制组打算拍摄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于我在拍摄“小柴胡汤”那一集时提到:“现在很

多医院滥用抗生素,造成了一大批‘抗生素儿童’。”为了回避触及西医的敏感话题,摄制组巧妙地把题目改了一下,直接介绍中医是怎样治疗小孩感冒发烧咳嗽的。在这个节目里,中医的“阴阳”、“风寒”、“风热”、“火体”、“寒体”等等这些令现代人听来高深莫测的名词术语,变成了一个个能够感受到的生动画面,那些渲染中医“不科学”的阴霾,也在主持人与嘉宾的笑谈声中烟消云散。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在邮箱、博客中收到全国各地的妈妈、爸爸、奶奶、爷爷们看到节目后给我的来信。特别是每当学生们在教学视频中,看到就在自己上课的阶梯教室拍摄的镜头,就是自己的老师在中央电视台侃侃而谈时,无不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感到了作为中医学子的光荣!

毋庸讳言的是:拙著出版六年多以来,赢得的不都是鲜花、掌声。出于对当前中医状况的忧虑和责任感,我在书中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中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失误。虽然不涉及任何个人恩怨,但必不可免地触及许多人的难言之隐,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对号入座。我个人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感受更强烈的是来自中医体制内部的排斥与冷落。讲真话,将要付出代价,写书之前,早有思想准备。“无人喝彩”,本在意料之中;“无人理睬”,则出意料之外。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违背了自身发展的规律,被强行纳入现代科学体系之中,中医的科研、教育、临床、管理、评审等一概按照西医的模式进行,也按照这个模式塑造出了几代人。他们中许多人,既没有学懂中医,又缺乏临床实践,甚至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医能够单独看好病,在西医面前,挺不起脊梁,在屡次发生攻击中医思潮时,不敢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中医说话。他们只热衷于利用手中掌控的资源、头上笼罩的光环,为自己捞取名利,并不真心关心中医事业的命运、前途和人才培养。他们屈服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把西医的模式搬来作为套住中医的紧箍咒,任凭中医事业日益衰落,不去寻求变革振兴之道。他们长期的“作为”与“不作为”,导致中医队伍人心涣散,临床水平急剧下降,许多人对本学科的前途丧失信心。积习成弊,已经长达数十年,中医内部早已失去了改革的原动力。中医事业的衰落,不能归咎于外部的环境,问题就出在中医本身。现实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看好中医,对中医的今天、明天,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而我们自己始终底气不足,腰杆不硬。这是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中医没有把看病的本事学到手,南郭先生居多,真正会看病的好中医太少!太少!“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倘若我们几十年来不跟着西医邯郸学步,失去了自我,按照中医自身规律,培养出了一支临床过得硬的庞大队伍,看病的疗效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老百姓怎么会对中医不满意?又有谁敢用所谓不科学来四处诋毁中医呢?几十年来,国家坚定不移地要发展中医药事业,近几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事业的进步做了几件大事、实事,这都有目共睹,但中医事业仍然上不去,这是为什么?这说明要纠正中医界半个世纪以来业已形成的各种失误,单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个部门,权力有限,力不从心。说明振兴中医不应当停留于各省召开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不应当再将大批资金盲目投入到“只开花、不结果”的中医科研之中。总之,不应当重走老路,必须彻底反思!抓住中医事业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摆脱西医模式对中医的限制,建立中医自己的评估体系,以提高治病疗效为目标,以临床人才培养为核心,通过顶层设计,高屋建瓴,大刀阔斧地从教育、科研、管理等各方面全面调控与改革,中医事业才有振兴的可能。

“中医的希望在于民间”!话虽不错,却无异于一种悲情表达。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使中医教育培养不出大批合格的人才,科研很难结出真实有用的成果,管

理限制了医生的临床作为之外,民间确有一大批热爱和从事中医的人士,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大胆突破,试图延续中医的血脉,创造治病的高效。尽管也有人打着民间中医的招牌招摇撞骗,浑水摸鱼,但那毕竟是少数。人们朴素地认为:只要能够看好病,中医就不会灭亡!不必在意受到当代社会某些人士的排斥,不必去为中医是否“科学”而论争。这种看法,显然是迫于无奈。试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复兴古代优秀文化的大国,怎么能够让中医这部分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流落民间,备受委屈,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振兴它呢!由于中医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加上近百年来“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余波未息,使中医在当代社会遭遇冷落,不被兼容,其发展举步维艰。如果国家再不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制定特殊的政策来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医事业很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国人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复兴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应当从振兴中医开始。中医的希望既在民间,更应该寄望于我们已经强大起来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拙著出版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难以尽述!鉴于中医事业发展的形势仍然严峻,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触动,拙著修订本保留了上卷“学术篇”的主体部分,即“导论”和第一篇:“一个铁杆中医的心路历程”,第五篇“中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原来的论文共五篇,现增加至十四篇,学术部分的内容,因此得以全面充实、完善。下卷“临床篇”,除了更改一些少量过时的名词和不太适合的内容之外,补充了大量验案。书的最后,附“方剂索引”。全书由原来的60万字扩充到80余万字。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我要重点感谢两位“一字之师”:一个是我的同辈同行朋友、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江厚万教授,另外一个是我的学生、湖南中医药大学2004级中医七年制张雯禹同学。

江教授同我素不相识,是多年好友马继松教授送了一本拙著给他,才开始交往的。江教授读过拙著之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指出书中的一些用词不妥、西医概念不够准确之处,他从拙著中读出我对中医发展前景的迷茫,特意寄来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的新著《系统医学新视野》及其十几篇论文,并请祝教授给拙著写序。他又与马继松教授共同署名,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时代呼唤铁杆中医”,刊登在2008年第12期《中医药导报》上。在马继松等主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教你读医案》丛书(第2辑)中,他亲自撰写了一篇长文“千家妙方解疼痛:彭坚痛证医案理法方药思路述评”,向全国中医界推介我的临床经验。

我的学生张雯禹来自东北,上课之余,经常随我坐堂。在反复阅读、仔细钻研拙著后,她挑出书中的一些错别字,还为拙著编写了一个方剂索引,囊括书中500多首方剂,工作量很大。我有些不忍心地说:“你身体本来瘦弱,学习这么忙,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为我做这个工作。”她回答道:“我得病多年,服药罔效,老师几十剂苓桂术甘汤,使我身体逐渐变好;我母亲病危,发短信求教,又是得您一剂参附龙牡汤,转危为安。我立志将来要以老师的书为临床指南,必须先反复读熟,花这个时间值得。读出了书中的错处,当然要告诉老师,不一定都对。至于编方剂索引,则是为了今后便于自己查阅。”江教授、张雯禹等指出的错误,在拙著第1版第2次重印时均已更正,方剂索引则附在这次修订版的书末,希望为广大临床学习者提供查阅的方便。

他们对拙著所花费的心血、所作出的贡献、所倾注的情感,岂是古人“一字之师”所能概括的?在同行相轻、于斯为甚的社会,有江厚万、马继松这样正直、热情的诤友,何

幸如之！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今天，有张雯禹这样忠诚、勤奋的学生，何愁中医事业后继乏人！

前言的初稿，在几个月前寄给邓老、朱老，请他们审核、斧正。朱老很快回信，除肯定之外，也指出其中欠妥之处。邓老则委托工作人员寄来《国医大师邓铁涛之“铁杆中医”说》。邓老最先提出这个响亮的口号，此书汇集了邓老多年来关于“铁杆中医”的全部论述。我是初次读到，深感邓老提出的“铁杆中医”这一概念，内涵深刻，范畴明确，正本清源，不容混淆。以此为鉴，自己尚有诸多不足，值得随时反省。邓老以书相赠，不发一言，而勉励与期盼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书后附有邓老写的一则关于铁杆中医诠释的条幅，虽然曾刊登在2006年2月6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头版上，但我认为：在没有完成振兴中医事业这个伟大目标之前，其中的内容永远不会过时，铁杆中医的历史使命始终不能放弃！我把这一墨宝放在修订版的扉页，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希望广大中医事业的继承者、热爱者、拥护者，都来响应中医前辈们的号召，做坚定不移的“铁杆中医”！只有更多的队伍云集在这面色彩鲜明的旗帜下，中医事业的前途才大有希望！

伴随着所挚爱的中医事业，我已经走过了40余个春秋，蓦然回首，不由得感慨万千。此时，我想起了《国语》中的一句话：“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学中医的人是幸运的：无论生活在什么社会，无论生存环境如何险恶，我们仅凭一把草、一根针、三个指头，就能够在最起码的层面，以仁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会被埋没一生。我还想起了孟子留给读书人的那句箴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医德好、会看病的中医是幸运的：既不必奢望达，也无须畏惧穷，尚可以保持真，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维护专业的尊严，学术的良知，谨守道德的底线，极尽人格的舒展。世间没有比这弥足珍贵的了！

杜鹃啼血，只盼唤来中医的春天，岂为个人的不平而鸣？令我倍感欣慰的是：话已说出，了无遗憾，知我罪我，一任当世！我选择了一个终身可以依托的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职业是崇高的，精神是充实的，生活是宽裕的，胸怀坦荡，体魄健康。只要源头活水不竭，生命之树常青！

——人生有此，夫复何求？！

彭 坚

2013年8月28日于梨子山

目 录



上卷 学术篇

导论	2
第一篇 一个铁杆中医的心路历程	12
一、我的学徒生涯	12
1. 家学渊源	12
2. 入门之阶	13
3. 最后一课	13
二、史峰回眸	16
1.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16
2. 中西医学的分道扬镳	18
三、中医的科学方法	21
1. 叩问中医	21
2. 方法之谜	22
3. 《伤寒论》与信息方法	23
4. 辨证论治的本质	24
5. 复杂科学	25
6. 《黄帝内经》与模型方法	26
四、中医的优势领域	31
1. 治疗方法的优势	31
2. 文献资源的优势	34
3. 医学模式的优势	36
4. 养生保健的优势	37
5.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40
五、学好中医的几点诀窍	44
1. 成才的诀窍	46
2. 读书的诀窍	49
3. 临证的诀窍	54
六、东西方文化冲撞激荡下的中医	58
1. 百年风云	58
2. 症结何在	60
3. 凤凰涅槃	74